

水

經

卷

之

一

上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五一・子部・雜家類

蛾術編八十二卷（卷七十三至卷八十二）〔清〕王鳴盛撰 迓鶴壽參校……………一

十駕齋養新錄二十卷餘錄三卷〔清〕錢大昕撰……………八七

咳餘叢考四十三卷（卷一至卷三十二）〔清〕趙翼撰……………三七三

蛾術編二

〔清〕

王鳴盛撰
迺鶴壽參校

據清道光二十一年世楷
堂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七八毫米寬二六二毫米

五行傳曰凡六沴之作禦貌于喬念禦言于訖衆禦視于忽似禦聽于怵攸禦思心于有九禦王極于宗始鄭注止貌之失在于去驕忿驕忿者是不恭之刑也謂若傲很眈德忿戾無期之類也訖止也止言之失在于去止衆止衆者是不從之刑也止衆謂若周厲王弭謫以障民口之類也止視之失在于去忽似忽似者是不明之刑也謂若亂于是非象共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怵讀爲獸不狘之狘攸讀爲風雨所漂颺之颺止聽之失在于去怵攸怵攸者是不聰之刑也謂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純純聽我既既之類也九過也止心思蛾術編 卷七十三 五 世精堂

文蓋王者遇災而懼修德以禳則災化爲祥也祀之之禮則六沴皆有神靈司之若木精靈威仰火精赤熒怒土精含樞紐金精白招拒水精叶光紀爲五天帝木帝太皞火帝炎帝土帝黃帝金帝少皞水帝顓頊爲五人帝木官勾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金官蓐收水官元冥爲五人臣皆當祀之

改赤道爲朱道

改赤道之名爲朱道以避正赤道之名在新唐書大衍秣議漢書案赤道居南北極之中赤道者空也謂天體也九行者赤道二出黃道南又云立夏夏至南從赤道赤者假借南方之色也此月行之赤道非天體之赤道而

蛾術編 卷七十三 六 世精堂

其字通同故僧一行改之一行著開元大衍秣議略其大要著于篇者十有二日躔盈縮略例曰若陰陽之行異故赤道至立夏則月循赤道黑道所交則同而出入黑道至立冬之宿及其所衝皆在黃道西南東北然二赤道字同義異可不必改

推文王受命之歲

置天元積歲以部法除之得積部三萬六千三百六餘歲三十四積部滿二十去之餘六甲子部歷癸卯壬午辛酉庚子巳卯至戊午是文王受命之歲入戊午部二十四年也

朔日辛卯

詩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傳云十月

之交日月之交會箋云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八月朔
日日月交會而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此無可疑者
或謂宋本朱子集傳作朔月辛卯元版誤爲朔日史繩
祖學齋佔畢云朔日也而謂之朔月蓋月朔之反辭猶
書之月正元日乃正月元日也何物史繩祖強作解事
而魏了翁著正朔攷云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
朔月也故曰朔月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
之醜周人以十一月爲朔月未嘗改爲正月也魏特因
亦孔之醜一句杜撰出來但箋云日辰之義日爲君辰
爲臣辛金也卯木也以卯侵辛故甚惡也孔疏反覆千
載術編 卷七十三 七 世楷堂藏板

餘言疏解甚明朱子集傳以十月爲建亥之月并載蘇
頌濱說十月純陰而日食陰壯之甚故爲醜惡謂朱子
講學自以私淑程子程與蘇爲難故貶斥不遺餘力及
解經則又爲所惑卽如此經十月自毛鄭以爲建酉之
月千餘年遵用之而蘇忽改爲建亥之月朱子從之已
屬無據不意魏了翁又改爲建子之月翻新立異此則
朱子之所不及料也朔月想係傳寫之誤 魏了翁案以步
辛卯朔辰時日食詳前卷

一日分十二時

北史杜銓傳銓族孫景孫正元隋開皇十五年舉秀

才左僕射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
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劍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爲君
住宿可至未時令賦正元及時竝了致甲子干支古但
以紀日而史記則以紀歲矣虞夏商用建子建丑建寅
迭更則以紀月矣若以一日分十二時亦配干支則始
見北史此條他似未有也今星命家以人生年月日推
星限之吉凶名曰八字蓋以年月日時四者皆析而爲
二配以干支故曰八字然毛詩小雅小弁天之生我我
辰安在箋云辰謂六物之吉凶昭七年傳六物歲時日
月星辰也服虔云歲星之辰左行于地十二歲一周時
載術編 卷七十三 八 世楷堂藏板

四時也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辰十二辰
也然則六物中竝無一日分爲十二時之時桓六年子
同生公曰是其生與我同物疏引魯世家謂同日亦絕
不言時大約星命之術周漢僅一見亦不知其術若何
既指歲時日月星辰則無一日十二時可知新唐書柳
玭傳世族遠長命位豐約不假問星數在處心行事而
已星數謂祿命也可見唐人喜談命然舊唐書呂才傳
才辨祿命書不驗歷引春秋魯莊公生于乙亥歲七月
秦始皇帝生于壬寅歲正月後魏孝文帝生于丁未歲
八月宋高祖生于癸亥歲三月惟漢武帝生于乙亥歲

世楷堂藏板

逆儀奇順行九宮達甲爲直符八門直使自分明待上
之門爲直使十時一位堪憑據直符常達加時干直使
加上時支各爲一位也時干時支謂甲子至癸亥六十
壬寅亥各爲一位也時干時支謂甲子至癸亥六十
時也據此則一日分爲十二時而配之以干支自古已
然矣但此等書恐是依託未可爲據周禮司憲氏掌夜
時鄭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戊隋天文志云昔
黃帝厥親漏水制器取則以分晝夜其後因以命官周
禮挈壺氏則其職也其法總以百刻分于晝夜冬至晝
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晝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
春秋分晝夜各五十刻晝有朝有禺有中有補有夕司
天臺奏漏刻經云晝夜一百刻分爲十二時每時有八
刻三分之一顏之推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
丁夜戊夜亦云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皆以五爲節
然則古人一日止分爲百刻並不分爲十二時至以千
支配十二時謂之八字此則口者之說吾不知之矣

五

世楷堂藏板

堯典閏月疏引王肅注云斗之所建是爲中氣日月所
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爲閏也肅注本周書周
月解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太平御覽卷十七文士
傳云陸績字公紀作渾天說曰閏月無中氣斗斜指二
辰謂北斗所直假如正月應指寅今則已非指寅又不
指卯是不能定其中氣所在春秋公羊傳所謂天無是
月也蓋一年十二月每月二候前一候初交是月之節
此節氣也後一候爲是月之中此中氣也鶴壽案漢志謂朔不得中
是爲閏月閏所以正中朔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日一口一周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
度四分日之一而與天會爲一歲月一日不及天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

在然則月建之義以表璇璣周轉稱從坎從離信而有微也準一歲二十四氣以設衡日至其間為節氣璇璣夜半必在兩宮之交春正月建寅節氣立春中氣啓蟄後漢改爲雨水日入次五衡二月建卯節氣雨水後漢改爲驚蟄中氣春分日入中衡三月建辰節氣穀雨日入次三衡夏四月建巳中氣立夏中氣小滿日入次二衡五月建午節氣芒種中氣夏至日抵內衡而發南六月建未節氣小暑中氣大暑日入次二衡秋七月建申節氣立秋中氣處暑日入次三衡八月建酉節氣白露日入次五衡冬十月建亥節氣立冬中氣小雪日入次六衡十一月建子節氣小雪中氣大雪至日抵外衡而發北十二月建丑節氣大雪中氣冬至日入次六衡此一歲璇璣相應之大較也十二月建自違周書大鼎說為問荅辨強極詳問至祖沖之始辨其失近梅文鼎說為問荅辨強極詳問至夏之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大鼎說為問荅辨強極詳問至既有歲差則斗柄亦從之改度今時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自大撓作甲子以寅日孟春正月自是建寅非關斗柄自大撓作甲子以

城術編 卷七十三 士 世譜堂

十二子為地支寅卯辰列東巳午未列南申酉戌列西方而以春為首之說也既有四仲月居卯午酉子四正自各有五月季月居四隅仲春既正東為卯月孟春必在東之北而為寅月何必待斗柄指寅乎故日中星為日永星火宵中星虛日恒星昴秋以晝夜永短為憑百歲歲差為斷未嘗言及斗柄也孔子去堯時已千五百歲歲差已二十餘度若堯時斗柄指寅孔子時必在寅前二十度而指丑歲差之法古雖未言然月令各中之星不同于堯典則實則當時之星度也月令兼言旦中又舉其日雖所在兼舉十二月而簡言之可謂詳矣而未嘗一語言斗柄建寅為孟春史記律書以十二律配十二月之所建地支而疏其義兼八風二十八舍以爲之說並不言斗建地支而書曰衡龍角衡殷南斗魁杓非止初昏問議者又以各月斗柄指其辰惟閏月則斗柄指兩辰之間其說亦非與曰周天之度以十二分之各得三十度有奇凡各月中氣皆在其三十度之中半各月節氣皆居其三十度之首尾今依其說斗柄所指各在其月之辰則交節氣日斗柄所指必在兩辰

世楷堂藏板

世俗相傳每年立春立秋之後違第五箇戊日是爲社日通鑑天祐二年二月戊戌社胡三省注自古以來以戊日社戊土也立春以後歷五戊則社日但不言立春太平御覽卷三十時序部云禮記月令二月擇元日命人社爲祀社稷也春事興故祭之以祈農祥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月令鄭注社后土也使民祀焉神其農業也祀社日用甲與御覽不同宋湖上逸人讀書刺語自注云後天萬年林立春立秋後五戊爲春秋社月令不言秋社而唐人詩有之刺語云云與御覽合

重三重陽七夕重九

黃梅

世楷堂
戒板

元雪川婁元禮田家五行云芒種卽爲黃梅陰陽家云
芒種後逢壬立梅夏至後逢壬梅斷此際衣沾雨溼多
致黴黥農人插秧迎芒謂之發黃梅風土記云夏至前
芒種後雨俱爲梅雨陸佃埤雅云江湘二浙四五月梅
欲黃落則水潤土溽其霏如霧名梅雨自江以南三月
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唐某氏詩水國芒種後
梅天風雨涼杜詩南京犀浦道四月熟黃梅柳詩梅實
迎時雨蒼茫值晚春

蛾術編卷七十三終

蛾術編卷七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進鶴壽參校
沈琳惠校刊

說制十二

在齊聞韶

史記孔子年三十五季平子攻魯昭公昭公奔齊其後孔子適齊聞韶音三月不知肉味下言孔子反魯年四十二昭公卒然則聞韶約年四十案襄二十九年季札聘魯請觀樂見舞韶箭者曰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蛾術編

卷七十四

一

世楷堂

則魯固有韶夫子應早聞之惟因陳爲舜後莊二十二年敬仲奔齊世守其業想子孫而抱祖宗之器必有獨得其真者非魯之韶可比也孔子至此始得聞之而嘆其盛謂韶盡美又盡善亦當在此時壽案魯昭公二十五年齊昭公二十六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子年三十一歲又盡善亦當在此時壽案魯昭公二十五年齊昭公二十六年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殺樂二傳後一年故云年三十五也孔子即於是年冬適齊在齊一年而返說苑稱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嬰兒挈一壺相與俱行其視稱孔子至齊郭門之外遇一

太師擊章

教樂之時也惟夏之三月或秋之三月則樂師教習皆在是時夏之三月文王世子所謂太師詔夏是也秋之三月周禮所謂太師詔秋是也惟其教習國子諸子及衆樂工故曰日作樂之而孔子乃得從旁聽之至于三月之久也論語三月二字固用有明微豈言其久之謂哉

論語太師摯適齊一章可攷侯國樂官之制太師樂官之長也少師太師之貳也侑食者堂上之樂也擊磬者鼓與播鼗者堂下之樂也言四飯則非若諸侯之三飯者矣然太師句下不言初飯或以爲初飯太師自領之侑食在堂上以琴瑟爲主雖未有攷然據周禮王太食則奏鐘鼓明每日常食不奏鐘鼓也禮記玉藻進饌進

蛾術編

卷七十四

二

世楷堂

羞工乃升歌疏云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雖天子與大夫士之禮然諸侯可推矣壽案此章止者記之耳若論諸侯樂官之制升歌之外尚有金奏兩君相見及燕動王事大夫入門金奏舞夏則諸侯之樂官尚有鐘師矣即以下管新官笙入三成燕羣臣及聘問之臣歌魚麗南有嘉魚南有臺皆以笙聞之則諸侯之樂官尚有笙師矣惟笙師掌教擊磬編鐘蓋特磬編鐘皆笙師掌之特鐘則鐘師掌之堂下東西階

詩亡

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詩亡者諸侯不貢詩天子不采風樂官不達雅國史不明變則雅亡風存風雖存不

入樂也而說者則曰雅亡于幽固已風則自幽以後諸國各自有詩邯鄲衛有桓莊釐惠襄之詩摯鄭有桓莊釐惠之詩齊有桓莊之詩魏有桓之詩唐有桓莊釐惠之詩秦有桓莊釐惠襄之詩至于陳之株林澤陵曹之侯人鴈鳩下泉則并有頃王詩焉即以王論泰離君千役君子陽陽揚之水中谷有推葛藟諸詩平王詩也豈必皆四十九年前詩乎免爰采葛大車桓王詩也中麻莊王詩也豈非四十九年後詩乎焉得謂亡然則聖人之春秋自頃王後始從而定之其前猶仍史記之舊也又曰平王後雖有詩不得列于雅而下夷于侯詩

蛾術編

卷七十四

三

世楷堂藏板

所爲亡與由前之說風詩一日未亡春秋一日可不論定聖人何不并惠公以前之春秋竝存之而斷自平王也且風亡于頃王而雅則先亡于幽王矣然書止于文侯之命猶未忍絕望也若必待變風終于陳靈然後爲詩亡則春秋不當託始于隱公自吕成公主此說學者多惑之此說謬也由後之說風雅頌卽詩之譜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其體格音調截然不同當時作者亦如今之度曲依其譜之腔調而作後人覽之若爲風若爲雅不能以私意爲升降如賓之初筵武公悔飲酒宜列于風而列于雅七月流火周公陳王業宜列于雅而

列于風皆作者體格如此故朱子曰不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是當時自如此陳潛室曰雅亡獨有民俗謠歌故止可謂之風非聖人降之也王伯厚曰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觀樂于魯已爲歌王孔子至哀十一年始自衛反魯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范甯穀梁傳序云列泰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胡文定因有降爲國風之說王自降乎樂官降之乎抑夫子降之乎此說謬也然則詩亡之義何居夫詩與樂相表裏而雅則入樂風不入樂春秋衛獻公享孫蒯使太師歌巧言之章知不但正雅入樂變雅亦入樂焉詩言以雅以南

蛾術編

卷七十四

四

世楷堂藏板

周禮篇章欽幽詩以逆寒暑而六經論樂無及風者知風惟二南與豳之七月入樂而其餘皆不入樂焉文獻志程氏言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無擇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享用鹿鳴鄉飲酒笙由庚鵲巢射奏騶虞采蘋如此類未有出南雅外者然後知南雅頌爲樂詩諸國爲徒詩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敘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敘諸國自邶至豳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品目蓋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直以徒詩著之本土如程氏言并謂古無國風之名今案上

律度如從今而讀雅頌等詩孰適而當爲風孰適而當爲雅頌乃其在古有的然不可汨亂者鄭樵六經奧論曰雅頌之音有別然後可以正樂蓋其體既別則其音自別矣章俊卿山堂考索曰風雅頌古人之體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有引體制不同而名亦異古詩亦然謂之風者出于風俗之語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淺近易見也謂之雅者其辭典則醇雅然雅有小小雅固已典正然其語閒有重複大雅則渾厚大醇矣風與大小雅皆道人君政事得失有美有刺頌則無諷刺惟以鋪張勳德爾子曰雅頌得所當聖人未反魯時

世補堂

藏板

七

卷七十四

歌術編

古詩雖多風雅皆混轂無別逮聖人而後得所也三說皆善但得所恐不但雅頌有別卽雅之中頌之中亦各自有殘缺失次須釐定之者

卷七十四

本

藏板

得所專言雅頌不及國風說者皆據程大昌說以爲詩惟二南雅頌入樂餘國不入樂雅頌入樂爲用尤大于南故專舉之案經籍所載如鄉飲酒禮燕禮大射禮所歌甯俞稱諸侯朝正于王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宴之所歌穆叔稱天子享元侯兩君相見等所歌及所謂用之鄉人邦國房中者固皆不出乎二南雅頌之外然襄二十九年吳公子觀樂爲之歌諸國風注云此皆各依

蛾術編 卷七四

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疏云詩人作詩其所作文詞皆準其樂音令宮商相和使成歌曲樂人采其詩詞以爲樂章述其詩之本音以爲樂之定聲其聲既定其法可傳雖多歷年世而其音不改今此爲季札歌者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也又云情動于中而形于言及其八音俱作取詩爲章則人之情意更復發見于樂之音聲出言爲詩各述己情聲能寫情情皆可見聽音而知治亂觀樂而曉盛衰季札有以知其趣也又云魯爲季札作樂爲之歌聲曲耳不告季札以所歌之樂名也札直聽聲以爲別然則諸國詩皆是樂章非徒歌其辭史

卷七十四

iA

藏板

記孔子世家云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
雅頌之音可知全詩皆入樂也大昌之說頗誤夫子言
得所舉雅頌以槩風耳皇侃疏云雅頌是詩義之美者
美者正餘者正亦可知鸞壽案司農注周禮與注左傳
自相違反此一條全詩皆入樂何亦自
詩入樂風詩不入樂于此一條全詩皆入樂何亦自
相違反也所講雅頌得所則一盡屬空談全祖望曰今
人所共知者甯武子之對遮露彤弓叔孫穆子之對肆
夏文王皆雅之失所者也大戴禮記投壺篇凡雅二十
六篇八篇不可歌鹿鳴騶首鵲巢采蘋采芣伐檀白駒
騶虞八篇廢不可歌史記正義史記見史董史訪史賓拾
載扶其下篇商齊不可歌也三篇閒歌案投壺之文最
故執于經而其說不可曉二篇之材一百五而以爲古
十六不可曉者一也白駒是變雅今列之正雅不可曉
者二也八篇之中鹿鳴白駒一正一變騶首康成以爲
曾孫侯氏之詩則亦在雅而鵲巢四詩是南樂亦列之
雅不可曉者三也伐檀則直是變風亦列之雅不可曉

者四也就中分別言之南之混于雅猶之可也變雅之
況于正雅不可也至若商齊七篇不知是何等詩據樂記
商者五帝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爲商頌者非
之遺聲是皆在雅頌以前何以爲商頌者非矣齊者三代
五也是非雅之失所者乎葉石林謂吳札觀樂不可曉者
爲文王之德以小雅爲周德之衰猶有先王之遺風大
是以所奏之小雅皆變雅蓋并板蕩等詩凡變雅皆合
之雅皆誤合之以爲大雅皆正雅并鹿鳴伐木等詩凡
劉炫規杜預之過而以解雅之失所最精袁清容謂小
雅而曰周德之衰是歌六月至何草不黃矣鹿鳴至菁
莪皆美詩何言周德之衰乎大雅誠文王之事合樂者小
勞至召明刺亂也何文王之德乎故可以合樂者小雅
失所以毛傳攷之絲衣繹賓尸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
之尸則必是時有用之靈星者也而高子以爲祭靈星
曰齊六章曰桓卒章曰武而今所傳則桓先于齊武又
先于桓故杜預以爲楚樂歌之次第是皆頌之失所也
馬竹村謂穆叔不拜肆夏以爲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

世楷堂

藏板

九

卷七十四

蛾術編

肆夏頌也而何以混入于雅此必舊時沿習如此故穆
叔雖知禮而不知其非穆叔且然況他人乎蓋魯以禘
樂享賓則凡頌皆以充雅而用之燕禮王孔子始正之
明三終乙卯秦崇禹生開三終孔冠注皆詩篇名或以
爲詞簡嚴故篇止一章未有數章者左傳既以者定爾
功爲大武之卒章即不得以武爲大武之首章而下之
武王三其六衛皆以篇言武而非以章言也傳意蓋謂武
雖當時篇大與齊亦皆武王之樂故以其三其六數之
今卽以左傳證之隨武子引泂曰於樂王師遵養時晦
又引武曰無競維烈以酌與武對舉則酌非大武篇中
之一章而其餘可知矣况頌各一章章各一義武頌功
一章則作詩者何必各立篇名以繫之邪

龜法久亡惟當闕疑

上古龜筮並重而龜居首漢藝文志龜書五十二卷夏

龜二十六卷南龜二十八卷巨龜三十六卷雜龜十六
卷載在筮書之前周禮太卜首掌三兆之灋次筮次占
夢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藝文志
所載或卽百有二十十有二百之數後來諸家書目皆
不載龜書蓋龜灋久亡惟當闕疑 鶴壽案玉瓦原三兆
陰陽四兆開龜之下體也兩齋蒙繹克五兆鑿圻之右
乎五行而視其變化以占吉凶也玉兆者史記所謂玉
璽夫子祝曰假爾玉璽昭見物情祓之以卯灼之以荆
稱璽也瓦兆者施天明乾爲玉故曰玉兆天璽故玉亦
也瓦象其體火氣初爇爲陰合土爲之其形象龜蓋者龜
坤爲土故曰瓦兆地施仰蓋首向南仰之象也原兆者
卜必再兆而後從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帝之原兆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并吉王之原兆也阪泉之兆晉文以伯
大橫之兆漢文以興此之謂原兆言鬼謀必先人謀蓋
蟻術編 卷七十四 十 世增堂